

漫談交大校長胡博淵博士（二）

促進中國礦冶現代化的領先人物，功業彪炳

（轉載自礦冶雜誌第四十四卷第二 三期2000年6月 9月）

盧善棟

外國人侵佔礦權

1900年，北方經拳匪擾亂，八國聯軍來華報復，張翼擬託庇外國人，保護公司財產，時礦廠已被俄軍佔據，乃聘德崔琳為公司總代理，將公司重要文件，託其保管，除維護財產外，並得借貸外款或與外人合辦。不料德崔琳乘時局混亂，將公司財產及重要文件並權益簽約賣與胡佛，期重組英籍新公司，以資保護，訂明新公司成立後，胡佛有權將此約所得之權益移交新公司。簽約後，胡佛即以開平礦務公司(Chinese Engineering and Mining Co., Ltd.)名義，在倫敦註冊批准，旋返天津告張云：「新公司股本一百萬鎊已收足，請將舊公司一切權益，移交新公司。張初以為不悉內情拒絕簽字，後因情勢逼迫，並關係個人利益，乃予照簽。但張不諳英文，譯員莊樂峰因受利誘，竟將「賣」字譯為「租」字，又無贖回之期，及張知受騙，已無及矣。

開平公司以不肯懸掛龍旗(清朝國旗)，袁世凱(項城)聞而不悅，漸悉賣礦內容，遂提出抗議：(一)德崔琳與胡佛約簽，非張所簽。(二)開平公司並未接受任何代價，不得云賣。英人答謂：「德崔琳被委為全權代表，當然有權簽約，舊公司每股一百兩，為十一英鎊，新公司每股二十五鎊，較舊股價值兩倍有餘，且新公司已由墨林公司代表胡佛付出五萬英鎊，有收據證人，即為賣價。」袁因詞窮大怒，乃奏參張翼喪失國權，予以革職，並令其赴英控訴(嚴又陵德崔琳隨往)，雖經倫敦法院批示，責令交還，而英人並不遵行。再訴法院，則簽以礦在中國，英政府不能派兵前來，控訴無法得直，契約因亦無法作廢。此一質量俱優的大煤礦，竟因張翼之昏庸無知而斷送於陰險狠毒之英人手中矣。

開平舊股東，及憤慨此案交涉失敗之熱心人士，為挽回權利計，乃另辦灤州煤礦，逼近開平，以資抵制，而雙方售煤競爭至烈，沿車站兩邊，各儲煤堆積，賤價出售，蝕本相持，有每噸低至一元二角者。開平外資雄厚，有恃無恐，灤洲則全屬華股，相形見拙。後經調解，合併為開灤煤礦，而主持業務，乃為開平方面之人，如任多年總經理之那森，即其尤為顯著者也。

開灤恃財不遵礦法

開灤恃其多財善賈，並知從前主管官署貪污無能，遂故意不遵礦法，不納礦稅，賄賂長官，令其掩耳不聞，長官易人，如法炮製，是以消遙法外，毫無阻撓。礦廠附近，有交通大學唐山工學院，係光緒二十三年成立，初以唐山煤礦合資創辦，後因郵傳部收回部辦，開灤以無權過問，遂拒絕出資，礦科隨即停辦。先生曾讀該校，入礦參觀，見用小驢運輸，礦工生活，苦不堪言，西籍工程師，手執皮鞭，對於礦工，任意毆辱。先生目睹此狀，義憤填胸。農礦部開灤之作惡多端遂設開灤煤礦整理委員會，結算自民國三年以來所欠礦稅(礦稅有兩種：一為礦區稅，由農礦部徵收，二為礦產稅，由財政部徵收，僅礦區稅項一，開灤已積欠一百七十餘萬元)，開會決議，責令清償，報告農財兩部核辦。但迄無法執行。



先生任礦政司後，一次至唐山母校參觀，聞當地居民：謂開灤於坑道挖煤後，不予填實，對地面民房坍塌，不予賠償，民情憤恨，無如之何。先生曰：「如有此類事件發生，儘可訴諸主管機關，必得公平處理。不久果有人民控訴開灤煤礦，坑空坍塌，地面民房傾陷，遭受損失，請責令該礦賠償。農礦部當即批示，並令開灤煤礦，凡因地下挖煤而地面私人房產受損失者，該礦須公平處理，照數賠償。又該礦輕視工人生命，因公死亡：僅撫恤三十元，不如死一小驢賠一百三十元，此後如有工人因公殞命者，每名須撫恤一百五十元。此事雖小，亦可稍伸工人和居民積年之冤抑矣。

作弊貪財牽連胡佛在內

開灤煤礦附近，尚有一大煤區。據地質調查所報告，質量俱優，恐為開灤煤礦就近覬覦，即繪礦區圖，由農礦部立案為國營煤礦。

1928年，胡佛競選美國總統，反對黨出一小冊，名曰「胡佛如何得到最初之一百萬？」(How Hoover made his first million) 內涉及胡佛經手出賣開平煤礦之事，此冊廣為宣傳，一時頗受影響。胡佛情急智生，電請唐紹儀(少川)出為證明(唐一度曾為內閣總理，但當開平礦案發生時，唐僅係一道員，非總理也)，並非作弊，遂獲化險為夷。但明眼人不難揣測胡唐間必有交換條件。遠東時報曾刊有「胡佛在中國一文」，載述此事甚詳。

宦海浮沉 - 選任為礦業司長

民國二十年，農礦工商兩部，合併為實業部，部長為孔祥熙(庸之)，即係前工商部長。農礦部長易培基，將一百多名職員名單移交，少數獲被調用，先生仍被選為礦業司長，不敢調駕輕就熟，或較善於生手耳。孔好大喜功，而無切實計劃，與堅強意志，故議論多而成功少。先生意以偌大中國，如無重工業為基礎，終屬華而不實，於是建議設立中央鋼鐵廠籌備委員會，經孔採用此意，進行設立，凡與鋼鐵有直接關係人員，如地質方面的丁文江，翁文灝，喜寫鋼鐵文章的胡庶華，前漢陽鐵廠廠長吳健(任之)及朱謙(伯濤)，悉聘為籌備委員，而以先生為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。第一是討論廠址問題，多數主張廠址須近首都，先考慮浦口，謂可利用沿津浦鐵路之煤，及由上游而下水運便利之大冶及當塗一帶鐵礦。惟其時日人蓄意侵華，業已風聲鶴唳，或以為浦口過於顯露，易遭日機侵臨，遂繼續考慮南京上游六十里之馬鞍山，當地即有鐵礦，而津浦鐵路之煤，運轉亦便利，廠址離江約二里，較浦口為隱蔽，用水由長江引入，地面寬敞，地基結實，氣勢雄偉，因遂暫定該處為廠址。嗣由先生組織考察團，初以皖南北為目標，後至蕪湖，當地銀行團及實業家設宴歡迎，並得許多當地經濟情形之資料。嗣以日寇侵華益亟，政府準備抗戰，此項計劃，遂告中輟。政府後令資源委員會在湖南湘潭一帶籌設鋼鐵廠，雖經著手籌備，終以戰禍日迫，運輸材料皆成為問題，亦只得暫時中止。在此之前，先生曾建議恢復漢陽大冶兩廠，趕鍊鋼鐵，以備戰時需要，蓋自「九一八」事變，日人佔領東北，其蓄意併吞中國，事已顯然，先生認為如能恢復漢冶兩廠趕鍊鋼鐵，尚可補充鎗械之用，以壯士氣。因大冶鐵廠，有兩座五噸化鐵爐，如開鍊一爐，每年可得十八萬噸生鐵，漢陽鋼鐵廠，本有兩座二五噸化鐵爐，以陳舊廢棄，其散心煉鋼爐，每天有鍊五噸之量，用萍鄉之煤煉焦，亦輕而易舉，漢陽廠之軋鋼廠及其他成品廠，亦可資相機利用。有此鋼鐵，並可供應各省兵禡廠製軍器之需。可惜上項計劃，經先生上達之後，如石沉大海，消息全無，否則在七

七事變之前，已可開鍊兩年，有三十六萬噸鋼鐵在手，如大冶鐵廠兩座化鐵爐同時開鍊，則鋼鐵存儲量倍之，前線士卒或因此更堅同仇敵愾之心，如台兒莊之大捷，亦可一再見於各路戰報中矣。

先生在實業部兩年，一日孔部長召見，告先生謂：「現在政府，須與東北和好，彼所要求，未便拒絕，今指定要介紹礦政司長一員，你任事努力，余所素知，但目前無法堅拒東北之謂，盼你原諒。」遂下令調先生為簡任技正，並兼籌備礦冶研究所名義，繼任司長為王正輔，即王正廷之弟，因某種關係，得張學良信任，原任東三省礦務局長，前年先生以代理中國礦冶工程學會會長，至瀋陽舉行年會，日方鞍山鋼鐵廠，撫順煤礦，本溪湖鋼鐵廠及東三省政府各機關，皆殷勤招待，同時先生以私人關係考察東三省發給礦照情形，知有三千餘處礦照，皆由東三省發給，未經呈報中央主管部。今國府成立，礦法重頒，政府通令各省，凡人民請領礦照，須依法呈請中央主管部核發，前此數十年間，中央號令，不出關外，今忽將核發礦照之權，收回中央主持，自非當地官廳所願，且其中不少名實不符之案，尤難轉報中央，其所以指定要礦司長一職，蓋欲為釜底抽薪之計耳。後因王在東北公務繁忙，不克常川駐京，即令其女婿黃金濤代理漸即真除，一切由其指揮矣。

(註：文內名字用黑體者表示吾人皆知或為同事)

民國八十九年六月

圈內人語

續談本會老會長胡博淵先生

盧善棟

世上風雲多事日，桃源此地任悠閑，登高縱目青山寺，望遠怡情淺水灣。疾駛紆迴經險道，趑趄躑躅老孱顏。浮生得樂應行樂，弄月吟詩自往還。 胡老遊港小吟(前篇見170期148-154頁)。

抗日開始考察湘西金礦

民國廿六(一九三七年)七月七日，日軍在盧溝橋演習，聲言有一日兵失蹤，須過橋搜索宛平城，其為計劃的陰謀，可以不言而喻。中國屢欲以談判方式和解，而日人多方為難，反而大量增兵，蓋志在實現田中吞噬中國土地之野心，中國朝野忍無可忍，統帥蔣公乃履及劍及，動員全國軍民長期抗戰。是年八月十三日，日人在滬，水陸進攻，我軍奮勇抵禦，全市民眾，箪食壺漿，支持三月，犧牲甚大，而國際方面，莫不同情，因此激動全國軍民之義憤，奠定長期抗戰之信心。

「八一三」後，敵機常至南京轟炸政府機關，各部會等率自備防空洞，一聞警報，即入其中，其實防空洞構造簡陋，如真中彈，必被粉碎。於是政府有疏散機關之決定，自上海撤守，國府決定遷重慶，各部會皆派專員前往，籌備遷都事宜。時實業部次長程天固，奉派考察湘川兩省實業，邀先生同行。先生抵漢口之後，再飛抵重慶。

同年十月，先生至長沙，與建設廳長洽商考察湘東湘西金礦事，承予便利，進行無阻，並於設宴歡迎時談稱：平江瀏陽金礦區，本為共黨佔據數年，近以國共一同抗戰而撤退，



所有青年非帶走即被殺，故兩縣絕少十六至四十之男丁，並述省府屢接兩縣青年婦女請准其至別縣婚嫁等，先生至平江觀察，見金礦原有機器設備，自共黨到後，已經改裝，用作製造鎗彈之用。父老告先生某處彼等屠刃反共青年與土豪劣紳及如何殘酷，恐怖之狀，猶形於色。

此間工作完竣，遂往湘西桃源一帶考察該處古所傳世外桃源，附近有私營金礦廠數家，產量成色良好，當地物價低廉，謀生頗易，月薪四五十元之職員，即可與一當地婦女同居，月費三十元，一切膳宿問題皆解決矣。左近各地，山水清秀，婦女荊釵布裙，淡雅不俗，過客進入民家休憩，皆受熱情招待，與歐美婦女同樣開通，頗有賓至如歸之感。

戰時首都設立全國採金局

經濟部在漢口成立後，任先生為技監，先生到部後即整理湘省金礦報告，並建議政府設金礦局，並設各省分局，以利探採。時孔祥熙為行政院長，見余報告，認為可行，即令設採金局，並設分局於各省。重慶既為戰時首都，敵人即視為轟炸目標，該處乃一山城，到處岩石嶙峋，真有「地無三尺平」之概，如望江門，曾家岩，沙坪壩等處，平時皆備滑桿，兩桿一椅，二人肩抬，專候雇用。重慶全市皆建於岩上，各機關自挖防空洞，下深數丈，有通風電燈設備，一聞警報，相率入洞，當時有「入洞為安」之戲言。敵機常作「疲勞轟炸」持續多時，一日午前空襲，警報解除，人皆返寓，詎敵機隱藏高空，突然下降，再爭入洞，擁擠不堪，因此被炸死於地面者，為數近萬。更有一次公共防空壕被襲，守衛緊閉大門，人極擁擠，空隙毫無，或欲奪門而出，亦苦無路可走，結果八千餘人，皆窒息而死，但中有少數死而復甦，更有一人靠壁而立，以口吮石際水滴，幸而未死，皆奇蹟也。日人開始侵華，期以三月佔領中國，詎料遇上海「八一三」之抵抗，即支持三月之久，嗣後泥足日深，前途暗淡，其在重慶瘋狂轟炸，可見焦急之一斑矣。

(待續)

更正啟事

1. 友聲第385期73頁「成都奇緣」一文之照片圖說應為鈕副校長；74頁第9行應為「從山上..」，第22行應為「冒問府上是..」，第28行應為「夫婿連級教授..」；第75頁1行應為「字心懋..」，第11行應為「淪陷區學生..」，第17行應為「就讀..」，第20行應為「技正..」，第22行應為「鈕澤全..」；76頁第1行應為「上海吳淞商船..」。感謝作者沈繩一學長來函指正。
2. 友聲第384期「憶伯楨」一文中，41頁第11行應為「祖籍也是晉江」，第18行應為「而富於情」；42頁第26行應為「針鋒相對」，最後一行應為「2000年6月16日」。感謝作者莊鎮惡學長來函指正。

